

8.5
民國廿四年初夏

圍爐夜話

崇川止塵子書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3 5355B

重刊圍爐夜話序

善鳴者不在聲。善畫者不在形。善立言者不在文。總期有益於身心。有關於世道已也。秦漢而下。淹博名儒。鴻篇鉅製。戛玉鳴金。鏗鏘乎爭鳴於一代。或登於清廟明堂。或出於花閒月下。卷帙之多。誠車不能載。更僕難數矣。歲移代嬗。歷時稍久。或數百年。或數千年。其書之存於世者。詩數什。文數首而已。東鱗西爪。不復全豹。兔園冊子。見誦大雅。固其宜也。而譏爲覆瓿者。豈盡無足道哉。甲戌夏皋余旅漢上。宗兄希文由枝江來漢。攜有枝邑王君宜山先生圍爐夜話一書示余。展閱一過。其警策身心。洞達世故。足爲後進圭臬。惜原刻蟲篆鼠嚙。已非全璧。行本無多。希文深恐蛛封塵埋。大義微言。不顯於世。欲付剞劂。又苦力絀。幸有樂善數君子解囊樂輸。共襄斯舉。囑序於余。余以譎陋辭。希文固懇。噫。希文救世之心切哉。王君之書。將由身而家而天下歟。若夫爐火初活。紅燈如豆。漏聲欲斷。寒風淒

其羅於前者。卯然總角。倚於側者。吃焉啼笑。不頹然欲臥者。其言笑宴宴矣。顧從容揭諦。本經世之至理。作涉世之蹄筌。身在斗室。而勸勉欲期來者。此王君之苦衷。又烏容泯哉。固不事談天說鬼。誇金谷之佳作。詡明月而高歌者也。今日者博夜大漠。書殘教弛。世道人心。如九折之阪。詭詐相逐。尤不得不藉此爲長夜漫漫之晨鐘暮鼓也。謹序。

竹谿後學李超

圍爐夜話引言

寒夜圍爐。田家婦子之樂也。顧篝燈坐對。或默默然無一言。或嬉嬉然言非所宜言。皆無所謂樂。不將虛此良夜乎。余識字農人也。歲晚務閒。家人聚處。相與燒榾柮。煨山芋。心有所得。輒述諸口。命兒輩繕寫存之。題曰圍爐夜話。但其中皆隨得隨錄。語無倫次。且意淺詞蕪。多非信心之論。特以課家人消永夜耳。不足爲外人道也。倘蒙有道君子惠而正之。則幸甚。咸豐甲寅二月既望王永彬書於橋西館之一經堂

圍
爐
夜
話

助
印
芳
名

圍爐夜話

枝江 王永彬 宜山

教子弟於幼時，便當有正大光明氣象。檢身心於平日，不可無憂勤惕厲工夫。

與朋友交遊，須將他好處留心學來。方能受益。對聖賢言語，必要我平時照樣行去。纔算讀書。

貧無可奈，惟求儉。拙亦何妨，只要勤。

穩當話，卻是平常話。所以聽穩當話者不多。本分人，卽是快活人。無奈做本分人者甚少。

處事要代人作想。讀書須切己用功。

一信字是立身之本。所以人不可無也。一恕字是接物之要。所以終身可行也。

人皆欲會說話，蘇秦乃因會說而殺身。人皆欲多積財，石崇乃因多積而喪命。

教小兒宜嚴。嚴氣足以平躁氣。待小人宜敬。敬心可以化邪心。

善謀生者，但令長幼內外，勤修恆業，而不必富其家。善處事者，但就是非可否，審定章程，而不必利於己。

名利之不宜得者，竟得之。福終爲禍。困窮之最難耐者，能耐之。苦定回甘。生資之高在忠信，非關機巧。學業之美在德行，不僅文章。

風俗日趨於奢淫，靡所底止。安得有敦古樸之君子，力挽江河。人心日喪其廉恥，漸至消亡。安得有講名節之大人，光爭日月。

人心統耳目官骸，而於百體爲君。必隨處見神明之宰。人面合眉眼鼻口，以成一字曰苦。兩眉爲艸，眼橫鼻直，而下承口，乃苦字也。知終身無安逸之時。

伍子胥報父兄之讎，而郢都滅。申包胥救君上之難，而楚國存。可知人心

足恃也。秦始皇滅東周之歲，而劉季生。梁武帝滅南齊之年，而侯景降。可知天道好還也。

有才必韜藏，如渾金璞玉，闇然而日章也。爲學無閒斷，如流水行雲，日進而不已也。

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可知積善以遺子孫，其謀甚遠也。賢而多財，則損其志。愚而多財，則益其過。可知積財以遺子孫，其害無窮也。

每見待子弟嚴厲者，易至成德。姑息者，多有敗行。則父兄之教育所係也。又見有子弟聰穎者，忽入下流。庸愚者，轉爲上達。則父兄之培植所關也。人品之不高，總爲一利字，看不破。學業之不進，總爲一懶字，丟不開。德足以感人，而以有德當大權，其感尤速。財足以累己，而以有財處亂世，其累尤深。

讀書無論資性高低。但能勤學好問。凡事思一箇所以然。自有義理貫通之日。立身不嫌家世貧賤。但能忠厚老成。所行無一毫苟且處。便爲鄉黨仰望之人。

孔子何以惡鄉愿。只爲他似忠似廉。無非假面孔。孔子何以棄鄙夫。只因他患得患失。盡是俗心腸。

打算精明。自謂得計。然敗祖父之家聲者。必此人也。樸實渾厚。初無甚奇。然培子孫之元氣者。必此人也。

心能辨是非。處事方能決斷。人不忘廉恥。立身自不卑污。

忠有愚忠。孝有愚孝。可知忠孝二字。不是伶俐人做得來。仁有假仁。義有假義。可知仁義兩途。不無奸險人藏其內。

權勢之徒。雖至親亦作威福。豈知烟雲過眼。已立見其消亡。奸邪之輩。卽平地亦起風波。豈知神鬼有靈。不肯聽其顛倒。

自家富貴，不著意裏。人家富貴，不著眼裏。此是何等胸襟。古人忠孝，不離心頭。今人忠孝，不離口頭。此是何等志量。

王者不令人放生，而無故卻不殺生。則物命可惜也。聖人不責人無過，惟多方誘之改過。庶人心可回也。

大丈夫處事，論是非。不論禍福。士君子立言，貴平正。尤貴精詳。

存科名之心者，未必有琴書之樂。講性命之學者，不可無經濟之才。

潑婦之啼哭怒罵，伎倆亦無多。惟靜而鎮之，則自止矣。讒人之簸弄挑唆，情形雖若甚迫。苟淡而置之，則自消矣。

肯救人坑坎中，便是活菩薩。能脫身牢籠外，便是大英雄。

氣性乖張，多是死亡之子。語言深刻，終爲薄福之人。

志不可不高。志不高，則同流合污。無足有爲矣。心不可太大。心太大，則舍近圖遠。難期有成矣。

貧賤非辱，貧賤而諂求於人者爲辱。富貴非榮，富貴而利濟於世者爲榮。講大經綸，只是實實落落。有真學問，決不怪怪奇奇。

古人比父子爲橋梓。比兄弟爲花萼。比朋友爲芝蘭。敦倫者，當卽物窮理也。今人稱諸生曰秀才。稱貢生曰明經。稱舉人曰孝廉。爲士者，當顧名思義也。

父兄有善行，子弟學之或不肖。父兄有惡行，子弟學之則無不肖。可知父兄教子弟，必正其身以率之。無庸徒事言詞也。君子有過行，小人嫉之不能容。君子無過行，小人嫉之亦不能容。可知君子處小人，必平其氣以待之。不可稍形激切也。

守身不敢妄爲。恐貽羞於父母。創業還須深慮。恐貽害於子孫。

無論作何等人。總不可有勢利氣。無論習何等業。總不可有粗浮心。

知道自家是何等身分。則不敢虛驕矣。想到他日是那樣下場。則可以發

憤矣。

常人突遭禍患，可決其再興。心動於警惕也。大家漸及消亡，難期其復振。勢成於因循也。

天地無窮期，光陰則有窮期。去一日，便少一日。富貴有定數，學問則無定數。求一分，便得一分。

處事有何定憑，但求此心過得去。立業無論大小，總要此身做得來。氣性不和平，則文章事功，俱無足取。語言多矯飾，則人品心術，盡屬可疑。誤用聰明，何若一生守拙。濫交朋友，不如終日讀書。

看書須放開眼孔。做人要立定腳根。

嚴近乎矜。然嚴是正氣，矜是乖氣。故持身貴嚴，而不可矜。謙似乎諂。然謙是虛心，諂是媚心。故處世貴謙，而不可諂。

財不患其不得。患財得而不能善用其財。祿不患其不來。患祿來而不能

無愧其祿。

交朋友增體面，不如交朋友益身心。教子弟求顯榮，不如教子弟立品行。君子存心，但憑忠信。而婦孺皆敬之如神。所以君子落得爲君子。小人處世，盡設機關。而鄉黨皆避之若鬼。所以小人枉做了小人。求箇良心管我，畱些餘地處人。

一言足以召大禍。故古人守口如瓶。惟恐其覆墜也。一行足以玷終身。故古人飭躬若璧。惟恐有瑕疵也。

顏子之不校，孟子之自反，是賢人處橫逆之方。子貢之無諂，原思之坐弦，是賢人守貧窮之法。

觀朱霞，悟其明麗。觀白雲，悟其捲舒。觀山岳，悟其靈奇。觀河海，悟其浩瀚。則俯仰閒，皆文章也。對綠竹，得其虚心。對黃華，得其晚節。對松柏，得其本性。對芝蘭，得其幽芳。則遊覽處，皆師友也。

行善濟人，人遂得以安全。卽在我亦爲快意。逞奸謀事，事難必其穩便。可惜他徒自壞心。

不鏡於水，而鏡於人。則吉凶可鑒也。不蹶於山，而蹶於垤。則細微宜防也。凡事謹守規模，必不大錯。一生但足衣食，便稱小康。十分不耐煩，乃爲人大病。一味學喫虧，是處事良方。

習讀書之業，便當知讀書之樂。存爲善之心，不必邀爲善之名。知往日所行之非，則學日進矣。見世人可取者多，則德日進矣。敬他人，卽是敬自己。靠自己，勝於靠他人。

見人善行，多方贊成。見人過舉，多方提醒。此長者待人之道也。聞人譽言，加意奮勉。聞人謗語，加意警惕。此君子修己之功也。

奢侈足以敗家，慳吝亦足以敗家。奢侈之敗家，猶出常情。而慳吝之敗家，必遭奇禍。庸愚足以覆事，精明亦足以覆事。庸愚之覆事，猶爲小咎。而精

明之覆事，必見大凶。

種田人，改習塵市生涯，定爲敗路。讀書人，干與衙門詞訟，便入下流。

常思某人境界不及我，某人命運不及我，則可以自足矣。常思某人德業勝於我，某人學問勝於我，則可以自慚矣。

讀論語公子荆一章，富者可以爲法。讀論語齊景公一章，貧者可以自興。捨不得錢，不能爲義士。捨不得命，不能爲忠臣。

富貴易生禍端，必思厚謙恭，纔無大患。衣祿原有定數，必節儉簡省，乃可久延。

作善降祥，不善降殃。可見塵世之間，已分天堂地獄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可知庸愚之輩，不隔聖域賢關。

和平處事，勿矯俗以爲高。正直居心，勿設機以爲智。

君子以名教爲樂，豈如稽阮之踰閑。聖人以悲憫爲心，不取沮溺之忘世。

縱容子孫偷安，其後必至耽酒色而敗門庭。專教子孫謀利，其後必至爭
貲財而傷骨肉。

謹守父兄教條。沈實謙恭。便是醇潛子弟。不改祖宗成法。忠厚勤儉。定爲
悠久人家。

蓮朝開而暮合。至不能合，則將落矣。富貴而無收斂意者，尙其鑒之。草春
榮而冬枯。至於極枯，則又生矣。困窮而有振興志者，亦如是也。

伐字從戈。矜字從矛。自伐自矜者，可爲大戒。仁字從人。義字從我。講仁講
義者，不必遠求。

家縱貧寒，也須留讀書種子。人雖富貴，不可忘力穡艱辛。

儉可養廉。覺茅舍竹籬，自饒清趣。靜能生悟。卽鳥啼花落，都是化機。

一生快活皆庸福。萬種艱辛出偉人。

濟世雖乏貲財，而存心方便，卽稱長者。生資雖少智慧，而慮事精詳，卽是

能人。

一室閒居。必常懷振卓心。纔有生氣。同人聚處。須多說切直話。方見古風。觀周公之不驕不吝。有才何可自矜。觀顏子之若無若虛。爲學豈容自足。門戶之衰。總由於子孫之驕惰。風俗之壞。多起於富貴之奢淫。

孝子忠臣。是天地正氣所鍾。鬼神亦爲之呵護。聖經賢傳。乃古今命脈所係。人物悉賴以裁成。

飽暖人所共羨。然使享一生飽暖。而氣昏志惰。豈足有爲。飢寒人所不甘。然必帶幾分飢寒。則神緊骨堅。乃能任事。

愁煩中具瀟灑襟懷。滿抱皆春風和氣。暗昧處見光明世界。此心卽白日青天。

勢利人粧腔做調。都只在體面上鋪張。可知其百爲皆假。虛浮人指東畫西。全不向身心內打算。定卜其一事無成。

不伎不求，可想見光明境界。勿忘勿助，是形容涵養功夫。數雖有定，而君子但求其理。理既得，數亦難違。變固宜防，而君子但守其常。常無失，變亦能禦。和爲祥氣，驕爲衰氣。相人者不難以一望而知。善是吉星，惡是凶星。推命者豈必因五行而定。

人生不可安閒。有恆業，纔足收放心。日用必須簡省。杜奢端，卽以昭儉德。成大事功，全仗著秤心斗膽。有真氣節，纔算得鐵面銅頭。但責己，不責人，此遠怨之道也。但信己，不信人，此取敗之由也。無執滯心，纔是通方士。有做作氣，便非本色人。

耳目口鼻，皆無知識之輩。全靠者心作主人。身體髮膚，總有毀壞之時。要畱箇名稱後世。

者俗
這

有生資，不加學力。氣質究難化也。慎大德，不矜細行。形迹終可疑也。

世風之狡詐多端。到底忠厚人顛撲不破。末俗以繁華相尚。終覺冷淡處趣味彌長。

能結交直道朋友。其人必有令名。肯親近耆德老成。其家必多善事。爲鄉鄰解紛爭。使得和好如初。卽化人之事也。爲世俗談因果。使知報應不爽。亦勸善之方也。

發達雖命定。亦由肯做工夫。福壽雖天生。還是多行陰鷲。常存仁孝心。則天下凡不可爲者。皆不忍爲。所以孝居百行之先。一起邪淫念。則生平極不欲爲者。皆不難爲。所以淫是萬惡之首。

自奉必減幾分。方好。處世能退一步。爲高。

守分安貧。何等清閒。而好事者。偏自尋煩惱。持盈保泰。總須忍讓。而恃强者。乃自取滅亡。

人生境遇無常。須自謀一喫飯本領。人生光陰易逝。要早定一成器日期。

川學海而至海。故謀道者不可有止心。莠非苗而似苗。故窮理者不可無真見。

守身必謹嚴。凡足以戕吾身者宜戒之。養心須淡泊。凡足以累吾心者勿爲也。

人之足傳，在有德，不在有位。世所相信，在能行，不在能言。

與其使鄉黨有譽言，不如令鄉黨無怨言。與其爲子孫謀產業，不如教子孫習恆業。

多記先正格言，胸中方有主宰。閒看他人行事，眼前卽是規箴。

陶侃運甓官齋，其精勤可企而及也。謝安圍棋別墅，其鎮定非學而能也。但患我不肯濟人。休患我不能濟人。須使人不忍欺我。勿使人不敢欺我。何謂享福之人，能讀書者便是。何謂創家之人，能教子者便是。

子弟天性未漓，教易入也。則體孔子之言以勞之。愛之能勿勞乎勿溺愛以長其

自肆之心。子弟習氣已壞，教難行也。則守孟子之言以養之。中也養不才也。養不才勿輕棄以絕其自新之路。

忠實而無才，尚可立功。心志專壹也。忠實而無識，必至僨事。意見多偏也。人雖無艱難之時，要不可忘艱難之境。世雖有僥倖之事，斷不可存僥倖之心。

心靜則明。水止乃能照物。品超斯遠。雲飛而不礙空。

清貧乃讀書人順境。節儉卽種田人豐年。

正而過則迂。直而過則拙。故迂拙之人，猶不失爲正直。高或入於虛。華或入於浮。而虛浮之士，究難指爲高華。

人知佛老爲異端。不知凡背乎經常者，皆異端也。人知楊墨爲邪說。不知凡涉於虛誕者，皆邪說也。

圖功未晚。亡羊尚可補牢。浮慕無成。羨魚何如結網。

道本足於身。切實求來，則常若不足矣。境難足於心。盡行放下，則未有不
足矣。

讀書不下苦功，妄想顯榮，豈有此理。爲人全無好處，欲邀福慶，從何得來。
纔覺已有不是，便決意改圖。此立志爲君子也。明知人議其非，偏肆行無
忌。此甘心爲小人也。

淡中交耐久。靜裏壽延長。

凡遇事物突來，必熟思審處。恐貽後悔。不幸家庭釁起，須忍讓曲全。勿失
舊歡。

聰明勿使外散。古人有續以塞耳，旒以蔽目者矣。耕讀何妨兼營。古人有
出而負耒，入而橫經者矣。

身不飢寒，天未嘗負我。學無長進，我何以對天。
不與人爭得失。惟求己有知能。

爲人循矩度，而不見精神。則登場之傀儡也。作事守章程，而不知權變。則依樣之葫蘆也。

山水是文章化境。烟雲乃富貴幻形。

郭林宗爲人倫之鑒，多在細微處留心。王彥方化鄉里之風，是從德義中立腳。

天下無憨人，豈可妄行欺詐。世上皆苦人，何能獨享安閒。甘受人欺，定非懦弱。自謂予智，終是糊塗。

謾誇富貴顯榮，功德文章，要可傳諸後世。任教聲名烜赫，人品心術，不能瞞過史官。

神傳於目，而目則有胞。閉之可以養神也。禍出於口，而口則有唇。闔之可以防禍也。

富家慣習驕奢，最難教子。寒士欲謀生活，還是讀書。

人犯一苟字，便不能振。人犯一俗字，便不可醫。

有不可及之志，必有不可及之功。有不忍言之心，必有不忍言之禍。事當難處之時，只讓退一步，便容易處矣。功到將成之候，若放鬆一著，便不能成矣。

無財非貧，無學乃爲貧。無位非賤，無恥乃爲賤。無年非歿，無述乃爲歿。無子非孤，無德乃爲孤。

知過能改，便是聖人之徒。惡惡太嚴，終爲君子之病。士必以詩書爲性命。人須從孝弟立根基。

德澤太薄，家有好事，未必是好事。得意者何可自矜。天道最公，人能苦心，斷不負苦心。爲善者須當自信。

把自己太看高了，便不能長進。把自己太看低了，便不能振興。古今有爲之士，皆不輕爲之士。鄉黨好事之人，必非曉事之人。

偶緣爲善受累，遂無意爲善。是因哽廢食也。明識有過當規，卻諱言有過。是護疾忌醫也。

賓入幕中，皆瀝膽披肝之士。客登座上，無焦頭爛額之人。

地無餘利，人無餘力，是種田兩句要言。心不外馳，氣不外浮，是讀書兩句真訣。

成就人才，卽是栽培子弟。暴殄天物，自應折磨兒孫。

和氣迎人，平情應物。抗心希古，藏器待時。

矮板凳，且坐著。好光陰，莫錯過。上句係夢中所聞語

論事須真識見，做人要好聲名。

處境太求好，必有不好事出來。學藝怕刻苦，還有受苦時在後。

天地生人，都有一箇良心。苟喪此良心，則其去禽獸不遠矣。聖賢教人，總是一條正路。若舍此正路，則常行荆棘之中矣。

世之言樂者，但曰讀書樂，田家樂，可知務本業者，其境常安。古之言憂者，必曰天下憂，廊廟憂，可知當大任者，其心良苦。

天雖好生，亦難救求死之人。人能造福，即可邀悔禍之天。

薄族者，必無好兒孫。薄師者，必無佳子弟。吾所見亦多矣。恃力者，忽逢真敵手。恃勢者，忽逢大對頭。人所料不及也。

爲學不外靜敬二字。教人先去驕惰二字。

人得一知己，須對知己而無慚。士既多讀書，必求讀書而有用。以直道教人，人即不從，而自反無愧。切勿曲以求容也。以誠心待人，人或不諒，而歷久自明。不必急於求白也。

粗糲能甘，必是有爲之士。紛華不染，方稱傑出之人。

性情執拗之人，不可與謀事也。機趣流通之士，始可與言文也。不必於世事件件皆能。惟求與古人心心相印。

夙夜所爲，得毋抱慚於衾影。光陰已逝，尙期收效於桑榆。

念祖考創家基，不知櫛風沐雨，受多少苦辛，纔能足食足衣，以貽後世。爲

子孫計長久，除卻讀書耕田，恐別無生活。總期克勤克儉，毋負先人。

宗祠楹聯

但作里中不可少之人，便爲於世有濟，必使身後有可傳之事，方爲此生不虛。

齊家先修身。言行不可不慎。讀書在明理。識見不可不高。

桃實之肉暴於外，不自吝惜，人得取而食之。食之而種其核，猶饒生氣焉。此可見積善者有餘慶也。栗實之肉祕於內，深自防護，人乃剖而食之。食之而棄其殼，絕無生理矣。此可知多藏者必厚亡也。

求備之心，可用之以修身。不可用之以接物。知足之心，可用之以處境。不可用之以讀書。

有守雖無所展布，而其節不撓。故與有猷有爲而並重。立言卽未經起行。

而於人有益。故與立功立德而並傳。

遇老成人，便肯殷殷求教。則向善必篤也。聽切實話，覺得津津有味。則進德可期也。

有真性情，須有真涵養。有大識見，乃有大文章。

爲善之端無盡。只講一讓字，便人人可行。立身之道何窮。只得一敬字，便事事皆整。

自己所行之是非，尙不能知。安望知人。古人已往之得失，且不必論。但須論己。

治術必本儒術者，念念皆仁厚也。今人不及古人者，事事皆虛浮也。

男以務農爲本。故男字從田。婦以服役事人。故婦字從帚。

家之長幼，皆倚賴於我。我亦嘗體其情否也。士之衣食，皆取資於人。人亦曾受其益否也。

富不肯讀書，貴不肯積德，錯過可惜也。少不肯事長，愚不肯親賢，不祥莫大焉。

自虞廷立五倫爲教。然後天下有大經。自紫陽集四子成書。然後天下有正學。

意趣清高，利祿不能動也。志量遠大，富貴不能淫也。

最不幸者，爲勢家女作翁姑。最難處者，爲富家兒作師友。

錢能福人，亦能禍人。有錢者不可不知。藥能生人，亦能殺人。用藥者不可不慎。

凡事勿徒委於人。必身體力行，方能有濟。凡事不可執於己。必廣思集益，乃罔後艱。

耕讀固是良謀。必工課無荒，乃能成其業。仕宦雖稱貴顯。若官箴有玷，亦未見其榮。

儒者多文爲富。其文非時文也。君子疾名不稱。其名非科名也。

博學篤志、切問近思、此八字、是收放心的工夫。神閒氣靜、智深勇沈、此八字、是幹大事的本領。

何者爲益友、凡事肯規我之過者是也。何者爲小人、凡事必徇己之私者是也。

待人宜寬、惟待子孫不可寬。行禮宜厚、惟行嫁娶不必厚。

事但觀其已然、便可知其未然。人必盡其當然、乃可聽其自然。

觀規模之大小、可以知事業之高卑。察德澤之淺深、可以知門祚之久暫。義之中有利、而尙義之君子、初非計及於利也。利之中有害、而趨利之小人、並不顧其爲害也。

小心謹慎者、必善其後。惕則无咎也。高自位置者、難保其終。亢則有悔也。耕所以養生、讀所以明道、此耕讀之本原也。而後世乃假以謀富貴矣。衣

取其蔽體，食取其充飢，此衣食之實用也。而時人乃藉以逞豪奢矣。人皆欲貴也。請問一官到手，怎樣施行。人皆欲富也。且問萬貫纏腰，如何布置。

文行忠信，孔子立教之目也。今惟教以文而已。志道據德，依仁游藝，孔門爲學之序也。今但學其藝而已。

隱微之愆，卽干憲典。所以君子懷刑也。技藝之末，無益身心。所以君子務本也。

士既知學，還恐學而無恆。人不患貧，只要貧而有志。

用功於內者，必於外無所求。飾美於外者，必其中無所有。

盛衰之機，雖關氣運。而有心者，必責諸人謀。性命之理，固極精微。而講學者，必求其實用。

魯如曾子，於道獨得其傳。可知資性不足，限人也。貧如顏子，其樂不因以

改。可知境遇不足困人也。

敦厚之人，始可託大事。故安劉氏者，必絳侯也。謹慎之人，方能成大功。故興漢室者，必武侯也。

以漢高祖之英明，知呂后必殺戚姬，而不能救止。蓋其禍已成也。以陶朱公之智計，知長男必殺仲子，而不能保全。殆其罪難宥乎。

處世以忠厚人爲法。傳家得勤儉意便佳。

紫陽補大學格致之章。恐人誤入虛無，而必使之卽物窮理。所以維正教也。陽明取孟子良知之說。恐人徒事記誦，而必使之反己省心。所以救末流也。

人稱我善良，則喜。稱我凶惡，則怒。此可見凶惡非美名也。卽當立志爲善良。我見人醇謹，則愛。見人浮躁，則惡。此可見浮躁非佳士也。何不反身爲醇謹。

處事宜寬平。而不可有鬆散之弊。持身貴嚴厲。而不可有激切之形。天有風雨。人以宮室蔽之。地有山川。人以舟車通之。是人能補天地之闕也。而可無爲乎。人有性理。天以五常賦之。人有形質。地以六穀養之。是天地且厚人之生也。而可自薄乎。

人之生也直。人苟欲生。必全其直。貧者士之常。士不安貧。乃反其常。進食需箸。而箸亦只隨其操縱所使。於此可悟用人之方。作書需筆。而筆不能必其字畫之工。於此可悟求己之理。

家之富厚者。積田財以遺子孫。子孫未必能保。不如廣積陰功。使天眷其德。或可少延。家之貧窮者。謀奔走以給衣食。衣食未必能充。何若自謀本業。知民生在勤。定當有濟。

言不可盡信。必揆諸理。事未可遽行。必問諸心。

兄弟相師友。天倫之樂莫大焉。閨門若朝廷。家法之嚴可知也。

友以成德也。人而無友，則孤陋寡聞。德不能成矣。學以愈愚也。人而不學，則昏昧無知。愚不能愈矣。

明犯國法。罪累豈能倖逃。白得人財。賠償還要加倍。

浪子回頭。仍不慚爲君子。貴人失足。便貽笑於庸人。

飲食男女。人之大欲存焉。然人欲既勝。天理或亡。故有道之士。必使飲食有節。男女有別。

東坡志林有云。人生耐貧賤易。耐富貴難。安勤苦易。安閒散難。忍疼易。忍癢難。能耐富貴。安閒散。忍癢者。必有道之士也。余謂如此精爽之論。足以發人深省。正可於朋友聚會時。述之以助清談。

余最愛草廬日錄有句云。澹如秋水貧中味。和若春風靜後功。讀之覺於平躁釋。意味深長。

敵加於己。不得已而應之。謂之應兵。兵應者勝。利人土地。謂之貪兵。兵貪

者敗。此魏相論兵語也。然豈獨用兵爲然哉。凡人事之成敗，皆當作如是觀。

凡人世險奇之事，決不可爲。或爲之而幸獲其利，特偶然耳。不可視爲常然也。可以爲常者，必其平淡無奇，如耕田讀書之類是也。

憂先於事，故能無憂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。此唐史李絳語也。其警人之意深矣。可書以揭諸座右。

堯舜大聖，而生朱均。瞽鯀至愚，而生舜禹。揆以餘慶餘殃之理，似覺難憑。然堯舜之聖，初未嘗因朱均而減。瞽鯀之愚，亦不能因舜禹而掩。所以人貴自立也。

程子教人以靜，朱子教人以敬。靜者心不安動之謂也。敬者心常惺惺之謂也。又況靜能延壽，敬則日強。爲學之功在是。養生之道亦在是。靜敬之益人大矣哉。學者可不務乎。

卜筮以龜筮爲重。故必龜從筮從。乃可言吉。若二者有一不從。或二者俱不從。則宜其有凶無吉矣。乃洪範稽疑之篇。則於龜從筮逆者。仍曰作內吉。於龜筮共違於人者。仍曰用靜吉。是知吉凶在人。聖人之垂戒深矣。人誠能作內而不作外。用靜而不用作。循分守常。斯亦安往而不吉哉。每見勤苦之人。絕無癆疾。顯達之士。多出寒門。此亦盈虛消長之機。自然之理也。

欲利己。便是害己。肯下人。終能上人。

古之克孝者多矣。獨稱虞舜爲大孝。蓋能爲其難也。古之有才者眾矣。獨稱周公爲美才。蓋能本於德也。

不能縮頭者。且休縮頭。可以放手者。便須放手。

居易俟命。見危授命。言命者總不外順受其正。木訥近仁。巧令鮮仁。求仁者即可知從入之方。

見小利，不能立大功。存私心，不能謀公事。

正己爲率人之本。守成念創業之艱。

在世無過百年。總要做好人，存好心，畱箇後代榜樣。謀生各有恆業。那得管閒事，說閒話，荒我正經工夫。

男 鑒洋 海琴繕寫

門人楊惟春 梅坡校字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3 5355B



7768

海舊書店

光緒
1910